

利伐大宛，自敦煌西即分南北兩道進兵，似不始於樓蘭。樓蘭故城假定如余上文所考，在羅布北岸，則適當西詣龜茲徑路。若由樓蘭北至車師，再由車師南至鄯善，再西行，實繞道過甚，漢人當不出此。故余疑漢時玉門、陽關相距不遠。自此西行，原祇一路，出玉門關者由之，出陽關者由之，至沙西井後再分南北兩路進行，故漢書混言玉門陽關者此也。若新道則由玉門關折西北行達車師，與南北兩道不同路線，故魏略專言玉門關者此也。至唐時，玉門關稍東北移，故唐時北道，由玉門關稍西即折西北行，穿噶順沙磧，即莫賀延磧而至高昌，其路線與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，南道微偏南，經阿爾金山西行，與漢初之南北二道，不同一途，故元和志分舉者此也。今王先生皆比而同之，故余以爲未可。且以實地考察之路線證之，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附漢玉門陽關路考，根據清同治間郝永剛、賀煥湘、劉清和等之實地探察，述其路線云：『北道出敦煌西門，渡黨河，西北行戈壁，七十里鹹泉，五十里大泉，四十里大方盤城，（注云：漢玉門關故地也。）四十里小方盤城，三十里西湖，（注云：有敦煌舊塞。）七十里清水溝，折西北七十里蘆草溝，西行六十里五顆樹，西南行六十里新開泉，西行七十里甜水泉，六十里沙溝，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，八十里土山台，西北七十里野牲泉，西九十里鹹水泉，九十里蚊山，九十里土梁子，七十里沙堆，八十里黑泥海子，五十里蘆花海子。九十里阿不旦。即羅布淖爾西岸也。』余按陶氏所記之沙溝，疑即魏略之沙西井。斯坦因地圖有“Kumkuduk”，即沙井之義，疑此地爲南北兩路分道處。從此西南行至密遠，即古鄯善；從此西北行過涸海鹽層到孔雀河末流，即古樓蘭，與魏略所述，亦無違反。而南北兩道之分途始於沙西井，即庫穆胡圖克，或可信也。

三、新道 以上所述南北兩道，皆始於漢初。均須經過羅布淖爾低地西行，一傍南山，一傍北山而已。至後漢另有新道，直由玉門關折西北行，不經三隴沙及白龍堆，直達車師，即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。魏略西戎傳云：『從玉門關西北出，經橫坑，避三隴沙及龍堆，出五船北，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。轉西與中道合，至龜茲，爲新道。』徐松補注云：『五船：今小南路有小山五，長各半里許，頂上平而首尾截立，或謂是五船也。』